

八千九百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王希賢

書寫儒士臣呂鳴瑞

閱照監生臣教河

臣孫世民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十

二十九

周

穆王

通鑑外紀穆王元年庚辰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孔安國曰穆王即位過四十年魯陽公六十年穆王三十九卒子幽公寧立

四年穆王三十七年弟緘公自立是為微公王寵盛姬為之築重壁之臺
威姬盛伯子也徐夷作亂帥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
分東方諸侯命徐子主之徐子藏姓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通溝
陳蔡之間欲舟行上國得朱弓朱矢以為天瑞自號偃王尹子曰徐偃王
有術而無骨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皆蜚聲于惡來弟曰季勝生孟增幸
於成王是為宅皐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以善御習馬幸於穆王得驥之
乘匹桃林溫驥驊騮耳之駒王使造父御西巡狩樂而忘歸聞徐子偃
號穆王日馳千里馬長驅歸周以救亂使造父告楚令伐徐王孫厲謂楚
子曰徐君好行仁義君若不伐楚必事徐楚子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
曰夫之伐小疆之伐弱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也恐有其理楚子大舉兵

講武守則有財征則有威觀則玩玩則無震玩蹟也震懼也是故周公
之頌曰文公周公旦之誨也頌時邁之時武王既伐紂周公爲作此詩
守告祭之樂歌載戰千戈載橐弓矢載則也千戈也戈戟也橐也言天
下已定聚飲其千戈韜藏其弓矢示不復用我求懿德肆于時夏然美也
肆陳也于於也時是也夏大也言武王常求美德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
之樂章大者曰夏允王保之允信也信武王能保此時夏之美也先王
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茂勉也性情性也阜其財求阜大也大其
財求不影擁也而利其器用器兵中也周未報之屬明利害之辨示之以
好惡辨方也以文脩之文禮法也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
以滋大保守也滋益也昔我先世后後后君也後官也父子相繼曰世謂
棄與不密以服事虞夏謂棄爲舜后後不密繼之於夏也及夏之衰也
棄搜弗務棄廢也棄謂啓子太康也廢程之官不復務農夏書序曰太康
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是也我先王不密用失其官失程官也不密棄
之于周之梓拾大武不先不密故通謂之玉商頌亦以契爲玄王而自竄
于戎翟之間竄匿也先封棄子即王不密失官去夏而遷于鄆鄆西接戎
比近翟不耽怠棄時序其德纂脩其緒纂繼也緒事也緒其訓典訓教也

典法也朝夕恪勤守以博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亦前人也
 恭威也命辱也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
 喜保養也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商紂之本師韋時名也大惡大為民所惡
 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豢奉也戎兵也牧商郊牧野是先王
 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恤憂也隱痛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
 邦內謂天子畿內千里之地商頃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王制曰千里之
 內曰甸京邑在其中其中央故夏書曰五百里甸服則古今同矣甸王田也服
 服其職業也自商以前并畿內為五服武王克殷周公致太平因為所制
 除畿內更制天下為九服千里之內謂之玉畿王畿之外曰侯服侯服之
 外曰甸服甸服今漢父陳穆王稱先王之制猶以玉畿為甸服者甸古名世俗
 所習也故周襄王謂晉文公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
 服是也周禮亦以蠻服為要服足以相況矣邦外侯服邦外侯服之外方
 五百里之地謂之侯服侯服侯服也言諸侯之近者歲一來見侯衛賓服
 此總言之也侯侯所也衛衛所也言自侯所至衛所其間八五所所五百
 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於王五所者
 侯所之外曰甸所甸所之外曰男所男所之外曰采所采所之外曰衛所

周書康誥曰侯甸男采衛是也凡此服數諸家之說皆紛錯不同唯賈
近之蠻夷要服蠻蠻圻也夷夷圻也周禮衛圻之外曰蠻蠻圻之外謂之要
五百里九州之界也夷圻去王城四千里周禮行人職衛圻之外謂之要
服此言蠻夷要服則夷圻朝貢或與蠻蠻圻同也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之
戎翟萊服戎翟去王城四千五百里至五千里也四千五百里為鎮圻五
千里為藩圻在九州之外荒裔之地與戎翟同俗故謂之荒荒忽無常之
言也甸服者祭供日祭也此采地之君其見無數侯服者祀供月祀也先
舜及周侯服皆歲見賓服者享供時享也享獻也周禮甸圻二歲而見男
圻三歲而見采圻四歲而見衛圻五歲而見其見也皆以所貢助祭於廟
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要服者貢供歲貢也要服六歲一見
荒服者王王王事天子也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貢
助為祭詩曰自彼成荒莫敢不來王日祭日祭祭於祖考謂上食也近漢
亦然月祀月祀於曹高時享時享於二桃歲貢歲貢於壇俎終王終謂委
終也朝聘王及即位而來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備意意志意也謂邦
甸之內有違闕不供日祭者先脩意以自責歲內近知王意也有不祀則
備言言說今也有不享則備文文典法也有不貢則備名名謂享年歲貢

之名號晉語曰信於名則上下不平。有不王則備德遠人不服則備大德
以來之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也。已成而有不至則
有刑誅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讓誅責也。告不王謂以
文詞告曉之也。逮者羣臣也。於是乎有刑罰之辟。刑不祭也。有攻伐之兵
伐不祀也。有征討之備。征不享也。有威讓之命。讓不貢也。有大告之辭。告
不王也。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勤勞也是以近
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大畢伯仕大戎氏之二麓終卒
也。大戎氏以其職來王。以其職謂其副子以其責。雖來見王也。天子曰予
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享賓服之禮以責大戎。而示之兵非也。其樂乃
廢先王之訓而王幾傾乎。幾危也。頃敗也。吾聞夫大戎樹惇樹立也。言大
戎立性得德能帥舊德而守終絕國。帥猶也。地專也。固一也。言大戎氏猶
先王之舊德奉其常職。天性專一終身不移不聽。穆王責其專也。其有以
樂我矣。樂猶應也。罪也。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白狼白鹿
大戎所貢自是荒服者不至。穆王責大戎以非禮暴兵。盡師傷威。敗信。秋
荒服者不至。國語補音周語上杜預世族譜云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
後封於邠及棄稷子不窋失職竄於西戎至十二代孫曰大禹為狄遷

岐至孫文王受命武王克殷而有天下至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乃
居王城今按舊音每國之前持於國名下序其世系始末甚詳他皆倣此
周語上第一 注之稱人證反今按此字在注舊音不分正文與注今凡
在注者並加注字以別之據倣此祭公莊界反周公之後謀父音甫今按
諸經史唯父母字外其餘凡涉地名或人之名字皆音甫古多借父字為
之伯陽父尼父之類是也說文甫字以父用男子之美稱經史以二字通用
但音別耳舊音多以人所通曉之字為音據先儒音訓雖有此例但須均
然易曉古今共悉者以音異字則亦無嫌但舊音用字多傷淺俗今凡舊
音自有反切者並如故自餘漏音反引字不甚稽古率加反切並題曰補
音或於義未了又如今按以為釋後皆倣此注凡將補音將父反注昨音
非補音才故反注胤補音引信反注罪惡補音如字兵戢莊立反今按下
載戰同注玩躋音讀補音上五乳反下徒木反注伐紂補音直久反注為
作子為反注巡守補音手入反注樂歌補音並如字下樂章同載桑音高
補音古力反注干盾補音食允反注韜也補音吐力反注復用補音秋又
反時夏尸也反今按下注並同允王在氏于况反今按詩經無此音若據
常注則當如字為允茂正補音莫候反通作慤注郭擁上之亮反下於勇

反注來報上力昧反下音似補音祥里反之鄉補音許亮反注好惡上音
耗下音汁補音呼報反下烏路反注不密中律反今按下同注洛消補音
如銳反注棉拾上音弟下音洽權碑曰三年一拾五年一棉補音大計反
下尸甲反注不先補音患為反注以契小列反商祖也茂翟大的反今按
本或作修音疾注竄匿上七札反下女力反注於郎音胎補音吐來反注
郇本音幽府中反纂脩作管反博篤丁昆反爾雅云博厚也大惡一故反
注及下並同甸服補音田偏反下注並同注畿音祈補音勤衣反下注並
同注所彌補音防容反注要服音腰補音於遠反今按說文要即腰字如
月者俗相承耳下文注所引要服並同注圻補音勤衣反通作畿下注同
注賓見平獨反下而見一見來見無同今按注中見字非一不止舊音所
引皆當以意求之注好信補音呼報反注珣補音通作寶古今字也下注
同注為摯音至補音員二反本或作贊同注氏美補音丁兮反下邵良反
注魯高補音則登反注二桃王彤反注壇墀上音輝下音善今按彈又有
憚音非定訓也補音上徒音反下常衍反注讓譴去戰反注羣輕補音即
今罪字說之犯法也从自以平言羣人惑鼻苦辛之憂泰以羣似皇字改
為罪罪捕魚竹內也从四以非並紐宥反今作羣得字之正此書諸篇多

作畢不復重釋之碑碑亦反文告補音古毒反於達補音如字下同注終

卒補音連字反號頌補音居水反大戎樹傳注云樹主也言戎主性傳模

據下文云守終純國一也言戎天性守一義與傳模不殊非本旨也按鄒

州界外見中見有樹傳蓋是大戎主名明矣今按舊音無建此說雖似有

理然傳疑失實未足以請先儒且鑒與姓名隨世變易殊音訛誤未始有

杜州千歲之外尚襲舊名者耶或或人姓名偶與舊文相會安可執而為

據又據樹傳與純國同義便云非本旨也且經史之辭首末重複者不可

釋紀今略舉數節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今終解者曰昭明也朗亦明也二

句之內三字一訓言曰無黨無偏王道便使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反無

側王道正直今按偏黨反側皆一義也要可謂辭之重歟經語大訓但取

全義而已寧如宋世嚴厲之士專為避忌之文哉而舊作者欲以淺近

聽說詆前賢為論過矣能帥補音所願反又所律反據注云惜也疑從率

注應也補音應對之應稽古錄穆王將征犬戎祭例介切公謀父諫王不

聽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穆王肆其心詳注也周行天

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馬祭公謀父作詩以止王心思我王度或如王武

如金金玉其外其堅重刑民之刀而無辭飽之心言國之月民當隨其月性

之月民當隨其月性

如金活之語隨器而判形故言列氏之乃去其群能避盛之心王為之少
息在位五十五年崩于恭王繁尾立皇王大紀穆王三年王既除喪慙大
武之道缺舉用賢才命君牙為司徒國史叙君牙曰穆王命君牙為周大
司徒作君牙命伯冏為太僕國史叙冏命曰穆王命伯冏為周大僕正作
冏命二篇並見後漢書前編 五年甲申 十五年甲午 二十五年甲
辰 三十五年甲寅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
四白鹿以歸由是荒服者不至周德始衰 三十六年東巡至鄭大駘之
谷起春宵官集諸方士言神僊宮闕園林有紫府黃庭王京金闕玉樹鹿
臺金堂慶閣青溪鶴樹洞府瓊林之異於是王始好巡遊羣蜚靡別于季
勝之後有造父者得驂騑驅騏驎驪耳八駿馬獻於王王大喜欲周行
天下求神僊西巡狩樂而忘返作白雲黃竹之歌天下愁怨潢池之東有
徐子偃者亦贏姓也修飾仁義諸夷歸之者三十六國因偃稱王王聞之
疾馳而歸造父為御起諸侯之師與荆楚合攻徐大破之偃王走死 論
曰世傳徐偃王仁義人也夫仁義之人無犯上之事無干時之慮今徐子
朝諸夷偃王號犯上干時亦已甚矣其反也宜豈惟徐偃王為然後世亦
有之如天水隗蕢尊禮賢士坐談西伯自以為仁義者也然卒至於殺身

亡宗蓋施小惠以為仁立小節以為義雖足以欺惑愚衆於頃臾亦終必亡而已矣若夫由仁義行者必無敵於天下豈有兵敗國亡而身死於人手哉乃賜造父以趙城為趙氏未幾王又將出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風王王感而止命修詞令以懷諸侯以柔四夷周遂再安四十五年甲子王寵盛姬為作重璧之臺五十年王居位久教化衰刑罰繁思有以清之乃作呂刑國史叙呂刑曰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詳見後通鑑前編論曰攷呂刑則墨劓剕宮大辟乃苗民所作五虐之刑也苗民坐是以終世而先王亦遵用之者以是五刑治怙終之人蓋五刑之極刑也賊人之肌體而絕其命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穆王老荒德雖不衰然能曲盡典獄之情偽以訓戒天下後世其仁民之意厚矣孔子所以有取也亦不待中行而與之故思狂狷之意歟五十五年甲戌王崩於柩宮謚曰穆王子緊危立通鑑前編庚辰穆王元年三年命君雅為大司徒伯同為大僕正大紀傳之三年若史記則同命是其初即位之年書君雅篇曰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古文尚書作君雅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司常云日月為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

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蹈虎尾恐啗涉春冰恐墮。王初即
憂危求助之切如此。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續乃舊服。無忝祖考。背呂
通晉也。穆王資世職之臣。虞腹心之奇舊服。即謂爲忠服勞之事。呂氏曰
穆王方自憂危。懼不免承。故亦勉君牙無忝祖考。各欲保其世業。諸益親
切。臣主蓋一體也。弘教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
爾之中。蔡氏曰。弘教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
則。若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
故曰弘教。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
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
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愚謂五典之教。司徒之官職。然上之人無邪
行心得之實。則民不從其命而從其意矣。此所以責於爾身之正。爾心之
中也。夏暑雨。小民惟曰愆咨。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愆咨。厥惟艱哉。思其艱
以圖其易。民乃寧。祁大也。夏而暑。雨小民有蒸身沾體之勞。冬而大寒。小
民有裂面龜手之勞。故愆咨益自傷其衣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嘆小民
之艱。爲艱難也。思小民之爲艱難。而爲問其易。則小民乃安矣。夫艱者。饑
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古者司徒之職。雖云掌教。然土地人民之數。則其

曰里教之樹畜辨其土宜以相民宅而和其利害以阜人民番鳥獸獮草
木凡養民之利無一不享蓋教養並行未嘗有無養而教者也故穆王念
小民之難而以國易為君牙告其戚也嗚呼不顯哉文王謨丕承武
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周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
之光命追配于前人至大也誤訓切烈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曰烈各
指其盛言之文武以誤啓以烈佑我後人者無一事不出於正文武之道
可謂大備但人亡政息爾惟敬明乃訓奉若文武之道不揚其先命則足
以遠配爾祖父所以事先王者矣然則思報國易不必他圖有文武之道
與前人之法在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
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文先正即乃祖乃父也君牙由祖父舊典而法
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之則治否則亂惟備爾祖父之攸行則足以昭
其君於有文謂法之即治也蔡氏曰按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為言然則君
牙之祖父當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哉籍之無傳也陳氏曰咸康
之時蒯伯為司徒君牙蓋其後耶罔命篇曰罔古文作羅史記罔王若曰
伯罔惟予弗覓于德嗣先人宅丕后休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思先
厥愆此穆王知自克之難欲察其過篇中此意為多昔在文武聰明齊聖

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承上文欲免厥愆罔言文武之聖猶有資於小大之臣故聘王自謂無良不可不類前後左右有位之士以克已於愆而昭文武之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予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此承上文以文武之聖亦有賴於僕從之承弼此所以命伯罔為太僕之正以正群僕侍御上修主德下簡近僚遠小人用君子以則后德而克於愆也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此承上文以明侍大之職稱王益深知僕御之邪正乃君德所係甚重非輕僕臣諛則后自聖自聖則懷諛妄作而天下之亂自是生矣呂氏曰陪僕督御之臣後世視為賤品而不擇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諍於昭昭之際抑末矣又曰僕臣諛厥后自聖自古小人之欺君德為昏為虐為侈為縱苟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為害穆王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盡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已若而欲于古美之達然後法家拂士日遠

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餽其間自聖之臨視見而百疾從之昏庸猥
侈皆其枝葉不足論也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瘵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此皆其
導君於愆者武以法巧進武以賄進此近習小人進身之徑伯同所當戒
此二者呂氏曰自盤庚總于貨寶之戒至此篇乃復見之武湯文武之隆
未聞數數以貨飾其臣也賈其商周之棄予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予
冀憲此於篇首見愆之意而欲聯之於文武之道史記曰穆王即位春秋
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問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大僕國之政作
罪命復寧呂氏曰穆王之書存者三篇君牙問命初年之書也呂刑末
年之書也百年老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固有明文君牙之篇曰惟予小子
嗣守文武成康遺緒罔命之篇曰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則皆初
嗣歷服之言也與呂刑所謂仲叔季弟幼于童孫其辭氣新陳雅老大有
遷庭先後之以益無可說者穆王中雖放逸不克保其始之祗畏然暮年
衰歆初心復運謂之全德則駁猶不失為周之令王也又曰穆王之命
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違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
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

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舍之無常可懼哉後祥按君牙之書穆王初年方新之書也同命之書穆王中年自見之書也穆王初年承昭王南征不復之復憂危恐陷故資世家壽木之臣虞腹胎心背之寄以行文武之政自稱曰予小子曰嗣守遺緒皆初年語也至其中年境順心移雖其所為未必皆如列子及穆天子傳所載然楚右尹子革之言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則穆王亦不能無遊逸之過特能聞善言而自克耳同命之篇曰思免厥愆曰予一人無良曰匪其不及曰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則皆欲寡其過之辭又周禮太僕之官下大夫耳或曰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此太御也太御亦中大夫耳何至持作命書中戒明切若使辟若側嬖若故若迪上非典此蓋穆王深誨造父八駿之御知導君於侈者皆僕御之微故重其選而戒其弊衆痛真切然則同命之書真中平自悔之書也其在祈招之後乎若如史記所言同命作於初年如此諄切而中年周遊自放乃如此躬言之而躬自蹈之尚安取同命之書乎然則是篇當受之祈招之後史失其年姑以類附於君牙而述其所見如此以待後之君子有考焉十有三年王西征紀年曰穆王十三年西征于